



興

書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DEC 11 1937

西河合集序目

碑記 卷十一

傳 卷十一

蕭山三先生傳  
五忠傳  
節婦雜傳  
雜傳

王文成傳本 卷二

墓碑銘 卷二  
墓表 卷五

墓誌銘 卷十六

神道碑銘 卷二

塔誌銘 卷二

越川先賢傳  
分纂同郡循吏孝子  
崇禎二撫傳  
列朝備傳



碑記

序碑記卷首

事狀

卷四

年譜

卷一

蠡吾李璿曰此先生碑版文也先生早知名遠近碑版爭欲得先生一言以爲榮奈丁年出門垂暮登朝及還鄉而年已老矣碑記存者十之七係嗣君遠宗所纂傳則史館起草二百篇秘不示人惟取平時所作及史館之備而不用者存若干首若墓文則皆先生自弄之無雜入者璿從先生游見杭人慶吊凡生日移居上官遷秩率用先生文以飾屏幃卽尋常貽贈一方一幅必署先生名傳視珍重然而皆贗鼎

也至墓塔勒石公然以僞文裝潢拜跪相餉卽先生見所勒本置不辨間有句先生爲文先生但書名閱印圖記去卽豪宗貴戚偶以金幣相摯請亦不之應雖曰其人無可傳耻爲諛墓然筋力亦敗矣王恬曰餘杭董老泉名士也將易簣呼兒請先生同邑金君諱輅者乞先生親爲墓文幸得見而瞑旣而遣其友孫君大白重促之然終以應之遲瞑不及待先生擲筆長嘆曰負死者負死者其不易得如此然則後之欲以僞文篡入之亦可免矣

翁林董李泉各士山洪長黃和良請決坐同局金澤  
繼曰其人無可與匪為賄墓然欲衣親矣王謂曰  
甲圖詣去咱蒙宗貴想周以金帶卧攀請亦不之懸  
具孤憐本置不獲聞首臣我坐為文决坐卧書各關  
也至墓岩憐可公然以爵文榮謝我卧繪咱决坐

西河合集

碑記目

卷一

息縣雷跡碑記

記

白龜園記

碑記

山陰上方山長生菴碑記  
讀書樓藏書記

息縣丞廳壁勒石記

重建賞勅戒定寺碑  
旌表徐節婦貞節三碑

永興道藏續碑記

重建息縣儒學大成殿  
洞神宮記

卷二

越王崢創置寺田碑記

堧頭茶亭勒石記  
琴室勒石記

特旌誥贈湯母趙恭人崇祀祠記

范督師祠記  
觀音閣種柳記

碑記目

一

郡太守平賊碑記

卷三

新建東來禪院碑記

甘露亭施茶版記

崇祀何太守義愛祠版記

重置掩幣公田碑記

傳是齋受業記

重建龍興寺碑記

吳江宿蘆菴碑記

修復福清禪院碑記

何使君九日龍山張別

卷四

重修雙關廟碑記

道許公見思碑記

運碑記

神告記

紹興府太守今遷兵巡

兩浙開府中丞陳公轉

張推官勒石記

觀音庵送子記

卷五

陳氏家廟碑記

半樓記

吳江泊蘆庵碑記

滿聽樓記

重寧仁賢祠碑記

興碑記

寧州龍安山兜率寺重

家貞女墮樓記

五賢崇祀鄉賢祠記

思硯齋記

卷六

兩浙巡撫金公重修西江塘碑記

重建宗慧堂記

王公試士碑記

殿碑記

兩浙提督學政右春坊

創建羊山石佛寺大悲

馮太傅適志堂記

重建宣城徐烈婦祠碑記

初建古越鄉祠碑記

曼殊回生記

卷七

萊陽姜忠肅祠堂碑記

食田碑記

重建碧山禪院并初置

重修得勝壩天妃宮碑

葛山石壘勒石記

嚴禁開燔郡南諸山碑記

重修臥龍山越望亭記

通玄觀崔府君祠禱祀

重修臥龍山越望亭記

張水部雷琴記

卷八

兩浙布政使政事堂歌咏勒石記

趙使君補山閣勒石記

笑隱菴碑記

兩浙公建育嬰堂碑記

兩浙布政司布政使遷

江西巡撫都察院政蹟碑

記

趙開府六事圖記

海竺菴食田碑記

祁夫人易服記

重修臨安縣學明倫堂碑記

卷九

兩浙提督學政翰林院檢討顏君試士碑記

兩浙布政司布政使蔣君左遷去任碑記

漉泚水利永禁私勒石記

長山心菴自置食田碑記

重修蕭山縣儒學文廟碑記

沈氏放生池碑記

方示神應記

都轉運鹽司運使李公賜

御書記

慈雲灌頂法師開堂碑記

重興崇壽院碑記

卷十

兩浙開府中丞張公去思碑記

客堂冬夜說經記

行在東朝並賜御書

睿筆記

新建黃山雲谷寺藥菴和

尚塔院碑記

卷十一

浙東三郡望幸圖記

新開吳松開碑記

重修蕭山縣學碑記

山陽畢家溝勒石記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齊千稿

姜希軻亦與較  
姜兆熊夢得較

碑記

息縣雷跡碑記

息縣市東祠有雷跡碑宋元祐所立碑也碑在祠東  
廡高三尺石裂而剝字剝泐不可誦大略元祐七年  
辛卯夏六月巨旱燒禾數百里驟得大風雨三日淮  
北岸舟人張父者操舟前聞雷聲見雷焰焰從東北  
來出舟墜于地火氣燿烈轉旋猶車輪久之似有物

碑記



昇而去者既視其地短草被灼如烙馬毛烙跡入泥  
寸園爲輪輪納八輻輻杪各兩岐凡八而倍是日弋  
陽有震人則是雷之爲也記者張其姓而名漫滅不  
知何爲人且其文亦不具然而事奇矣予游息寓祠  
下祠僧引予拂其石且就其漣字而索其義將重爲  
之記記諸陰予因慨然曰雷也者先王象之以作樂  
崇德者也然而亦嘗用之以辟惡是故天地解而雷  
雨作雷雨作而萬物始動故繫曰動萬物者莫捷于  
雷今天下有聞殷雷而不憬然動心者哉動則奮奮  
則爛然若有見故智者不見鈇鉞而得所畏焉愚者

畏威而如見鈇鉞焉故夫孔子聞迅雷必變非迂也  
故雷奮而識崇德之象夫崇德有象雷跡是也然則  
雷跡之不宜泯也久矣昔者稱官家記雷車事涉乎  
誕罔而李肇補國史至謂雷州有雷楔每雷卽得之  
田間佩之者用以辟惡此猶近鑿若夫元祐之爲雷  
則似非偶然也聞之建中靖國間樹元祐奸黨碑于  
宣和殿前他日者雷怒而碎其石夫以德爲邪而至  
櫻雷怒然則雷之必欲爲崇德而不爲長惡固也然  
則元祐之早爲此碑有爲也然則天下之見雷跡而  
知感者不獨元祐矣或曰數之以八則陰所由成也

雷于天地爲長子故少陽而陰成焉其又岐則推之而盡也自太極岐而極之無勿岐者岐德不專故用以生物而卽以殺物故曰軒轅爲雷雨之神而卦以生豈無義也

重建賞祊戒定寺址碑記

自後梁開平間大興古刹修律戒而習禪定于是越州城西多戒定禪寺賞祊其一矣嘗考賞祊戒定較諸戒定爲最雄而往多興廢當梁時有賞祊善士全君允忠捨宅恢寺別名從善顧戒定名猶故也允忠以象教裝金自明淨宮命道人邵良操持其中迨宋

至道中而允忠之玄孫仲修出爲南昌府教授與其女夫南昌府太守徐儼之子踵置寺田將以弘祖德而闡玄義遂以天聖六年重請于朝勅賜加額更號積慶命僧人趙文廣住持之然猶且立戒定名傳至景祐則徐踵全事有稱吳一主簿者重捨田蕩始創寺譜而吳一之孫九明爲後軍都督府都督其夫人全則理宗皇帝太后姊也夫人親賞奏乞皇帝降勅淳祐八年皇帝親降勅爲御書而太后請加之璽標額并軸實藏諸寺而于是積慶之名掩戒定焉迨明崇禎間城西戒定各燬于兵火其在賞祊者猶址可

考也而寺田及譜蕩不復存按元至正時寺燬于兵  
有僧會椿者收御軸及譜藏之族家逡巡至弘治仍  
復戒定而徐氏之後尙有揀獲原譜以歸之寺者因  
有嘉靖十八年勒石之誌而惜乎其湮也釋子玄潤  
名海印矢志恢復植香于釋迦之前將布金故地復  
梁戒定而以曩時徐與全之不能再也乃告諸全徐  
之後并告善信以徒杯而募四方上下桐陵茗水間  
砂積而黍畜之會苦歲自順治十二年至康熙元年  
募前合先立寺址界增寸闕尺于是攻位凡若門若  
坪若殿若房共若干畝東至若西至若南至若北至

若位成僧衆將勒石而以記告之蕭山毛姓毛姓曰  
有是哉是由梁而五代而宋元明以傳之于今日者  
也是刺史之請後軍之復帝主后妃之勅名僧檀那  
之維護而興而廢廢而復興者是屢易其名者也  
夫以帝王宰官檀那合興之于前而不能免于廢以  
一僧人徒募于後而卽幾于興然則何記乎亦記夫  
興之者之可繼而已矣衆曰善遂臚其說以爲記

旌表徐節婦貞節里碑記

蕭山貞節里者明旌表徐節婦所居里也里在儒學  
左而北旋戶沿流居爲縣西舊名西河里曩時稱甲

科家里相望節婦居其中傳節婦者曰節婦故李姓  
閩縣儒學教諭徐公黼繼妻也公筮泉州晉江縣訓  
導故有妻氏周死晉江弘治元年無月再娶泉州永  
寧衛李指揮女則節婦也節婦年十八逮明年公遷  
閩縣諭領符忽遘重疾傳誌稱二月時距娶節婦時尚  
未及甚也公先有一子係周出非節婦生者至是指  
其子謂節婦曰蕭山去泉州三千里吾卽不還者如  
是何矣節婦曰事君未及甚然事君矣其不卽先君  
死者爲三千里君與是也何不還者矣公時已疾亟  
乃復強起拜節婦薨問節婦坐饗之先是節婦父母

之許節婦時逆公必家閩故以許至是怨失望迨公  
卒節婦慮父母不聽歸也先公訃一日潛遣齋生長  
丁儀者告之縣封識其篋歸縣以鑰而後訃父母  
父母旣偵節婦意大恨計誘之復不可奪乃置酒集  
宗黨給節婦別而鑄諸室節婦起自絞父母不得已  
始聽之乃復集宗黨姑姊妹數十人送之上道故爲  
放聲哭牽衣而行如是者十餘里欲動節婦節婦稍  
服臆縈汨于眵不少動旣而舟抵暮各泊以處節婦  
乃始仰天連呼曰天乎吾豈不知父母別我悲耶獨  
念悲則行阻耳且不可使他日得憶我矣于是遽犒

操舟者乘夜潛發不令送者覺遂扶二櫬攜一孤歸  
蕭時兵部尙書錢塘洪君爲閩布政使廉其事移檄  
蕭山令恤之節婦乃營壙掩公及周葺故廬自寒食  
省墓外足不躡幾木日治紡績比篝燈績罷甚始就  
寢覺卽遽起篝燈績如故或問之曰勞則寡所思也  
盛夏不單衣衣必重衽所居置一閣比浴必攜盤內  
閣開登閣去其階階兩竿級也後所撫子亡遺二孫  
在襁褓撫之旣而孫婦亡遺曾孫襁褓又撫之正德  
丙子知縣伍希周上其事監司獎其門嘉靖庚寅郡  
司馬孔君攝縣事上諸臺時節婦年六十嘉靖十年

辛卯知縣張選踵前事請于臺使者于是臺使者請  
于朝命下詔旌其門會張以遷去知縣蕭敬德踵而  
奉行之給禮部勘合世復其家勅縣爲磨石立碑又  
倣魏孝烈勘合優子孫免人田四丁後大司馬趙君  
故爲侍御史按浙勅有司月給米冬夏布帛各有差  
終身至嘉靖四十三年年八十八距公死六十九年  
卒邑御史致仕翁君五倫爲誌銘山陰工部郎黃君  
猷吉傳之自浙江通志以下至郡縣學志皆有載至  
崇禎二年知縣陳振豪始名其里爲貞節里豎碑于  
儒學左三元樓側時節婦五世孫晉台公明徵舉于

鄉又十五年而邑人毛姓與節婦六世孫芳聲芳烈友善乃爲之記毛姓曰吾見邑之游于學者衆矣讀孔氏之書修明堯湯伊呂之道教以百行而不能以一行名且夫里居者皆曩時甲科家也門閥相望致足伐施其鄉人逮死而不能稱于巷里草陳根歲爲衰苑呼其里者無變也嗟乎可以興矣或曰周書云表厥宅里旌其門而綽楔之表其宅也碑而名其鄉表里也三代後無表里例且其事亦偶不多見漢時稱鄭公鄉非典例也然亦且私不得濫其爲時慎重如此蕭山又有孝鄉爲晉夏孝子里居也在城南

與節婦貞節里俱載志中

永興道藏墳碑記

嘗考周官蜡氏掌除泐者遇客死道路則埋之而置榻于其傍大書歲月且懸其衣服任器于有地之官以俟其人而漢制濶略亦復有給槨還鄉之令自世之漸降重生輕死于是有暴骼不藏者有徒槨不得歸棄不及埋捐不能恤其灾者王政之多亡亦仁情之不備也永興道多往來暴槨自望京門樓以達江潞平沙斥略而蜒蜿道左其爲無主者纍纍焉嘗念此木中人亦卽夫道之驟驛車轂人也行營出戶每

多疾病。一旦之事。而黃口牽衣。白首倚閭者。仰視滄浪。天未知死生。乃復骨肉墮地。漸漬草木。衣裳絞襪。悉化爲塵埃。野馬其幸。而就木猶且見棄。斯土寒風。野火寧無怨傷。夫道多疵癘。天之行也。殪于其地。而不使之有所歸。邑大夫以下之責也。長河來孝廉義士也。捐貲百金。將聚諸櫝。爲藏俟之計。而邑侯黃公。割俸成之。但其事須次第舉也。畫地坦衍。覆上而填下。區以五楹。累令辟若梁。周四楹。中置榻。櫝其上。而鱗次之中。供大士。募僧者守焉。大略已成。然而啓閉。畜發。或以時修撤。且爲蓋藏。而油燦漆木。旁及錢鈹。

日遼而月長。皆有費也。夫邑大夫創之于始。而鄉縉紳士民各承之于後。情也。昔者文王作靈臺。掘得陳骨。王命瘞之。而六州以誦。唐節度使劉昌瘞涇原將士。奏之于庭。給衣賜塚。夜夢將士者各謝焉。邑大夫有地之官。或不應求報。而報之自至。人不得辭。夫濟人者得福。神道也。鬼則近神矣。能濟鬼。不更得福乎。夫王政何嘗予仁以全。而以餘者予福。報無不可也。因合具二石磨。其一以俟登士民之第。月與日車守之。而以稍任其諸所費者。乃爲頌。頌曰。維永興之道。有露其櫝藏之。俟之以均載爾福。

白龜圃記

中州講理學者二其在河南則爲上蔡張先生先生與徵君孫鍾元交徵君家信都而講學于故衛之凡城在河北予往欲渡河訪之未逮也歲巳酉避人之淮西會淮西守金公者飾書幣躬除故所構天中書院張帷設燎將卜迎先生于蔡予幸于此時當得一見所爲河南張先生者而部使按故藩廢采巡視汝南南陽間車蹄訝導不絕于路旣館所除書院去予亦適南下遂不得委摯一見越明年復來淮則西和夏令曾令蔡適將過蔡造先生廬予謀與偕前而夏

令不能待也夏令還告曰先生方讀易于家構圃而椽焉題曰白龜請記之吾聞先生家著臺則包犧氏畫卦地也昔者包犧畫卦時有編龜曳河傍生禱著故後題其臺曰著臺而三代職方至表其邦以爲蔡先生方取義于畫而攤文于象非物之神孰與爲識故六龜之掌或雷或獵各以其方色辨定物名而雷者白也于名爲皦于方爲西夫先天之西不云坎乎文明之生兆于天一後天之西不云兌乎生成廣大迄于少女故翕闢旣備兆于白而亦迄于白蓋華文者繼起之象也然而亦先物而去其跡故貞白之守



尊于玄也。原始反終，要于無終。此或先生讀易之微義矣。乎孫徵君曰：先生自言曰：吾眼前地固見有不得讓堯舜者，然則先生之為包犧久矣。予嚮以避人湖西，得三入湖西講堂，以質予曩時所聞于姚江。葢山之學，今復以避人故，獲為先生作圃記，倘避人不已，將必造先生于圃，且渡河去一質之徵。君以肆求先生所為讀易也者，為辭曰：

天戶之闢，是名包犧。察民興物，神明以齋。觀鳥獸文，與其地宜，著苞于陸，蔡浮于河。越千百年，神靈闕之，相彼玄文，尚汨其辭。誰是編介而游之，波離火為物。

屬復為雷表水成澤生成之資，隨時轉應。章于神著，惟我先生乃生著臺，嗣犧而起，當逢其期，編章既續，樊圃是居，觀象觀法，白龜還來。

吳西美曰：上蔡著臺舊有白龜廟，仲誠居近之，仲誠所著有道一錄，大中說略諸書為時所宗。若龜圃、易說、圖書秘典、正圃中所成也。吾眼前地實見有不得讓堯舜在本孫鐘元序中語。

### 重建息縣儒學大成殿碑記

禮曰：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吾未知三代以前其所為先師者何人也。嗣此者，則祠孔子。故曩時稱孔子廟庭，又或爵孔子為文宣王，稱文宣王廟。既久而始更為大成殿為先師殿焉。息之有學前此

可誌者始之宋之慶曆間以是時天子方好文始從  
范仲淹建學議也若先師殿五間則重創自元至元  
二十五年而逡巡歷明三百年以迄于我興朝開  
國建學之始增修者八改修者四庶幾相延補苴不  
致墮壞而不謂其卽于圯也康熙七年夏大彙潦橫  
流之不由道者夾城而奔殿頽及廡捧神藏而廬居  
之構枿瓦礫散不可拾春秋興秩舍菜明禋趨蹌者  
負星行事邑宰劉君丞夏君尉章君學博張君于行  
事之次相顧咨嗟謀所以恢是殿者會弟子員差擇  
與祭有行名者皆在列于是何子朝宗王子復旦全

子嘉胤黃子錫珍輩起矢志休復用書量事程材慮  
功約費若干金劉捐若干金爲倡而丞夏君者願盡  
捐歷年以來所食俸合得若干金且任爲相役凡學  
博以及薦紳諸生各捐費有差始康熙八年五月迄  
九年六月凡一年工告成自殿庭及廡及門及屏遮  
相標揭木巧之飾層巒浮柱甍翔棖翬城平闔扇文  
博雕腹啟庠側出戟門兩張櫺星東西增樹雙闕翼  
翼延延揆之以日將妥神告虔駿奔其中而先爲飾  
石用誌其初終以備載事春秋傳曰鄭人游于學而  
可以議執政之善否夫執政善否何與于學顧吾聞

之漢文翁時私置學宮于成都市中此非遵漢令也。宋胡瑗自爲齋舍時亦未經行文正之議建郡縣學而兩公倡爲之而朝廷方且下其式于郡與縣至著爲令今學宮之立雖準前代終以天下初定未遑修舉故一旦有廢博士不必白于師師氏不必以諮于邑長邑長不必告于臺臺使者亦不必以聞之。朝廷而邑長以下乃不憚咨嗟成之上不耗國下不腹民斯已難矣况興廢所時有也古不云乎論堂有廷接于圃草三館之門猶之論堂曾不踰年而休復如故獨不聞學耶進修之業勿綢而弛振起之功不植

將落嚮之增修者則日新之資也今之創興者則震動之藉也然則優游之未可爲功而風雨之反不足爲厲也繼此可觀矣殿南面淮水前當南城之龍門唐列樹栢四北負湖舊有明倫堂五間尊經閣三間倉廩射圃齋房各三間敬一亭三間皆久廢未復在殿後以俟後之繼此者蕭山毛姓爲文曰  
翳惟三代首建學宮九房八闔逮之男邦大昕入奏先師是崇漢唐而暨惟尼山宗發蒙振奮如日之曠報諸裸瓚饗之鐘鏞諸生以時習禮其中日月旣積風雨攸降震此梁木漂于湍瀧誰其興之長贊之功

又誰成之師儒以共鴻材博植以匠以工既勤拔擢  
乃資垣墉櫺丹楸赤山雕木礪翠錢結牖黃金爲釭  
堯文禹樂顏和曾恭九筵七筵周表有容長吏以逮  
束修其躬諸生奕奕將爲蛟龍朱干可執蒼珉可攻  
布之後來以昭明臨

洞神宮記

會稽馮經以制舉爭雄齊郡者二十年不得志也去  
而游嵩洛其同邑章貞者謫滎陽貽予書曰有仙源  
君來將以洞神宮屬子爲文予未審仙源君者何人  
也旣而知爲經念經居齊郡者久嘗七登岱矣或者

天孫之區足以棲神覆其壇而宮之經曰不然會稽  
山者東南之福地也昔者大禹藏會計之圖謂之苗  
龍而周職方氏以楊州之鎮封于其山此其山有神  
山之前曰鑪峰其傍曰陽明洞折而宛衍有泉潏然  
洞神之所基也余怪經以制舉爭雄將出其文章以  
馳騁天下而忽爲是蹈虛躡遠之舉是必有說而經  
曰吾嘗觀趵突泉矣趵突泉者齊郡七十二泉之一  
泉也其上祠呂仙呂仙者純陽也世恒禱而夢卜焉  
予方潔躬告于掌夢當是時將欲覓見其文于當世  
而以不卽見決所趣也有物挾而奔掠之瀾汗四顧

澹澹然若芻芻而鼓作焉者其勢溟濤聞如驚雷驟見神人于連延之坪而舍之語之新訣命棄其故于是急變其名字而許以身從今所稱仙源是也夫游物外者輕去其鄉仙源以出應制科遨遊青齊者二十年一旦以矢志之故游心狎舉乃反趣還之故山之麓而重與之謀息陰撰辰之所倘所稱歸來何期與物終始非耶然則予之好遠遊而誦涉江聞仙源之言而後感可知也宮在鎮宮左禹井之陰祕殿橫崖凌臺而張粉樨奕奕鏤其英而追其華瑤壇墳然樹以芳草旁有丹竈將俟燔鍊貌仙于其中以報其所夢題之曰洞神仙源者從之然予聞仙源又言嘗從少室還遇苾芻于道授之丹經私臆苾芻者仙所幻也則似仙亦所在有之無定所若月日

山陰上方山長生庵碑記

長生庵者在山陰上方山之麓比丘尼慈修之所創也尼故名家子年十八而亡其雄又無嗣也家以其無嗣謀奪之不可鍵室辟纁者凡八年一日忽哭辭其粟自翦首髮偏體弛足而矢爲尼或問之曰吾痛我生也然義無入他阿藍理又其勢不得復家處因出所辟纁羸錢構一椽居當是時其家之欲奪其志

者則稍息焉。又十年尼乃言曰：吾生十七年，事人一年，辟纊者八年，尼十年，合三十六年，吾生亦長矣。乃就所構居廓而大之，墜壁塗瓦，稍稍翦闢，養佛母其中，傍築一楹，棲其身前後，厨房圍舍圃塲，林麓各有差名，長生庵乃遣女奴越百里，介其所，戚踵西河之門，而請爲記。且曰：凡所爲記，將以堊夫人之欲虐之而奪之者也。吾聞尼故名家子也，所歸又各族，夫以名家之子，歸名族爲婦，宜無所樂乎爲尼。然且爲尼，無厭心，是豈花氏之城果可悟道，空明在前，則女身得度乎？良以禪定而心一，則心不奪；尼定而志一，則

志不奪。然則尼惟無所奪，以有此生也。且尼所生亦幸耳，以十八年未死之婆，又十八年而不意其尚未死也，則自今以後亦嘗如此。十八年中已耳，彼釋氏之教必極無生而後，乃至于生生，尼非其人乎？且夫生之爲言，姓也。爲所生者，卽爲之姓。尼且無姓矣。阿舍經云：四河入海，無復河名；四姓入釋，乃無姓氏。夫以尼故名家子，又名家婦，而至所至，以尼名歷三十年，所生之久而終不得以存其姓氏，則是尼之必無限於所生也。夫旣無限于所生，而凡有姓者，又安得挾所生而非干之矣。乃爲記，記曰：

翳碧麓開金田有遺婺爲女禪飯黃蘗栖紅蓮憑未  
亡留餘年以短景當長生生如何惟永貞

讀書樓藏書記

好文必好書。書猶文也。司馬子長稱寫生家而長卿  
子虛直欲以何有之人摹意爲賦。此非書乎。顧好書  
不甚耳。今之好書之甚者。曰周先生。先生積心好書  
者。凡若干年。持購走四方。其有善書者。招來之海內。  
無遺書者。汗牛而充車。歲得若干箱。箱得若干冊。易  
歲則損其與心。迕者若干。乃爲之甲乙。或降若干乙。  
升若干甲。于是裝潢成帙。凡若干帙。其未成帙者。若

千紙若干。絹其善書有名。自隆萬以後。到今若干年。  
合得若干人。或其無書名而能文。爲薦紳大夫。爲隱  
君子。願爲先生。偶然書入妙者。若干。所畫山川雲物。  
人馬花樹竹石鳥禽虫魚。以逮吹噓榮落冬春。淒皎  
之。若有若無者。若干。境其爲倣古。爲摹舊。爲唐。爲宋。  
元。爲倪黃。爲荆關董巨。爲范寬李成。夏珪馬遠。爲文  
待詔。爲董宗伯。爲法若干。爲規模若干。而凡題之者。  
或楷。或行。或鉅。若指。或細。若毫毛。或填。上下方。或書  
左右。或詩歌記序。或藻品。又凡若干。則則若干字。合  
并而藏之一樓。各讀書樓。書猶文也。先生曰。吾以文

爲書而讀名焉。戊申秋予從江上謁先生先生出書冊命讀予讀之栩栩然若游板桐焉翼翼然若翱翔于寥天而徘徊于九環與十洲焉。予避人出走所至各山水間覽登之然處壁中時多也嚮使趙岐在壁中十年得是書讀之其所著書當不僅釋孟子七篇而予也。栖栖廡下早得藏讀書樓讀先生書冊必不至胸胃結轆髮焦項槁車曳其踵而豚圈其衣若今日者也。然則讀書之感心蓋如是其不可已也。或曰先生當蒙難時出陳待詔書凡若干幘貽之友人乃爲兩題于其側。睠戀悲愴如判所私者如剗其肝腎析

其指爪顧望痾痛而不能忍者。夫先生之蒙難亦甚矣。虎眦于前狼蹙于後舉赤肉而投之獲湯之中在疆無畏者亦且瞻首顧末傍徨躑躅之不暇而先生獨沾沾焉留心于幹絨渲染丹堊績黠之鎖屑而不之置。然則先生之爲文何如也。先生號櫟園名亮工大梁人當世能文家之所推爲櫟下先生者也。所畫人冗冗不詳其名字先生日記之毛姓記。

息縣丞廳壁勒石記

予游息聞息丞名懷刺入縣門求所謂丞廳事者無有也。市之東僦居喧卑門僅容馬馬首接于庭不能



旋撤所憑。按下饌饗賓。既而娛之以搏擲投擲之具。園方雜選。卽又撤所下饌去。他日又過之。則不然。或移饌置榻前。揖讓飲食。他日又過之。則又不然。或拉登馬。遍飲諸名士。往來家。日一易其處。如是者累日。而罷。先是丞本有廳事在縣堂東。歲久就圯。丞具狀願復。向所謂廳事者。郡已下其狀。顧視諸帑藏無贏。官錢賦民錢。又不可遂。寢其狀。會廷議析海澄軍。由七閩以還。屯之汝南。南陽間。任地墾草。官給房與居。乃樹垣椽杙。陶土。范井。丞請爲監工。思欲以此時錄其餘材。庶幾復廳事于舊址。中卒不可得。庚戌秋。予

再游汝南。息名士曹子鑄。王子復。且各遺書來請爲丞作廳事記。予喜曰。丞已得復有廳事乎。是何月日。何藉而得有此。在何所。則索其所復狀。越五日。復遺書曰。噫乎。是卽向所謂撤按下饌者也。卽所謂恒徙食者也。今夫有道之長出而休于樹。此偶然耳。人之謂斯樹也者。一若爲之終居之。曰此公舍也。且夫人登山。四顧。悄然傷于心。初非有擇乎其地而後之望。其山者。仰淚雨。面以爲此公之所游之山。况處其中。有年乎。丞愛民也。切與民日嬉游于庭。慕士也。篤與士日吟諷于房。好賓客也。摯與賓客日飲饌于其中。

而不可忘。丞之德在心。丞之風流在此堂也。丞雖去，猶或將祠丞于此。而謂非丞之廳事不可也。且丞亦何事之有？向之丞無所不承，今之丞承糧而已。向之丞承糧而親糧，今之丞承糧而不親糧。然則丞至今日雖有廳，亦無聽事者。則即無廳事，而或謂之有廳事，寧或過乎？且將以此風乎？後之有廳事者也。予曰：然請記之。石嵌于壁，君夏姓名聲字廣秦浙之東嘉人也。由司理左補為今官，性好飲工詩，所著有前後蓮渚詩集。曾攝令上蔡，上蔡人德之為勒石。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僧開 又春庄稿

沈一清嗣寧 張燧星陳較

碑記二

越王崢創置寺田碑記

越王崢者，越王保棲會稽地也。其地，在山陰東徧元至正間，有甌兜禪師從錢唐來，其師雪庭授以橙囑之曰：當向月行，既渡江，聞越崢名，曰師命我矣。遂結茅于崢之巔，而遺其蛻焉。暨明萬曆十六年，鹽官鶯窠頂僧有寶峰者，與其徒慈舟開山，伐石架木而繚

以周樊為精廬若干前祠越王而飾甌兜遺蛻于其中且請大藏諸經設寶坊弄之而再傳而衰會年飢行僧過堂者日繁而餐流啖栢比之休糧遠明禪師乃募諸檀那創置寺田若干畝補捨施之乏夫化僧禮佛作大香積慮成虛願而儒家拒佛則必以不耕而食為伊蒲罪案有如依山稽植事家人產不必累攜餅鉢而福田常滿則亦桑門檀海所共當世守者也因于其眾請而誌之于石其田畝字數與化主姓氏例列如左

琴室勒石記

崧高多穴居者土埴不石鑿土而橫穿之宛轉連空如堂如房就其橫際而窺以光明俗名土窟是也顧其傍不藉瓦甃崖覆上薄裁尺許耳上有鋤植而下無棖承居之者鮮疵癘焉崇禎壬午土賊李濟字拒闖于洛據少室南名御寨者而誘殺少室僧遍發崧高左右冢宅遂于同泰北發得二穴相連如環中無祕器表裏側折合以埏門門石刻琴室二字然實無琴也相傳賊于室中得銅盞二一實開元天寶銅錢五枚而一貯淺水撓之無物遽捨之去康熙四年潁川戴尊師經久居崧陽得是穴而移就之傍啟一牖

以當長松引小水到門設几闢竈斲二石琴藏其中  
予游少室遇尊師于少林後院因邀予過室使誌其  
事予讀水經注載潁上葛陵北有楚王瑟城瑟者琴  
也楚人謂冢爲琴而六安大冢舊名公琴卽臯陶冢  
也則意室之名爲琴或室本近冢如古者墓樓者與  
抑亦有象于冢者而爲之名也經曰夫旣名琴則因  
而藏琴何過焉乃命經鼓琴牲爲詞詞曰  
穴乎吟者有石其音泠泠乎翳戴遠之琴

何伯典日記事新頓釋名尤異遂過惠連祭古冢  
文藏琴一語便自了結俗必于此處多牽合矣

埂頭茶亭勒石記

會稽二十八都曰埂頭剡川路經焉崇禎間商君周  
嗣創茶亭路傍樊以竹塲延僧日獲茶其中以餉行  
人乃商君以國事死也人哀商君之死且悲亭之廢  
思興是亭而亭址故版藏之商君之僚婿傅氏者越  
二十年今商君之配胡願續前志遂謀諸女弟仍清  
故址延僧人心空復爲構亭而惟恐後來之有所侵  
也請記之石雖然天下之能死國事好善如商君其  
不忘前志善成事能遂施予如商君之配其見其所  
遺誰不思復而其忍侵之月日勒石

志雪堂記

碑記

周子鉉讀書西村名所居之堂曰志雪堂實古今書  
史圖書于其中繚塍爲樊間以立垣窓虛延光軒平  
接陰冰檻移塵積瓦飾漏修鱗躍于池候禽翔于山  
時有新卉停紅上下四時襍植沃綠若灑于是周子  
相顧而嘆且曰吾獨不得毛姓爲記耳會毛姓歸里  
過飲于堂中酒把筆若有所感昔者孔融薦禰衡表  
有云忠果正直志懷霜雪夫以周子之質粹然嚮道  
何難以孔孟遺行砥礪其志而乃因情標旨僅同狂  
生是豈韓公之堂不廢醉白諸葛未逢且言微管哉  
夫亦有所取也生人之不潔也甚矣澳溷被乎其形

容垢蕝未涓諸行事亦何物焉可以藉之爲漑汰者  
吾聞謝生作雪賦託枚叔爲歌詞至謂白羽白玉無  
所比方陰凝以霏不昧其潔韓愈赴裴尚書宴座中  
指雪忼愾獻詩亦云自下何曾汗比心明可燭然則  
天下惟雪之無所于累也志此而已矣周子方少年  
席其門緒其家之入承明掌綸綍者方將策功良時  
爲風爲雲而周子翻是之志或曰何幼則高尚自喜  
不屑驃騎然第五之名已遠矣袁夏甫累世公輔築  
室蔽軀而彭城之業藉以不墜周子豈真與正平爭  
好尚哉雪賦曰縱心浩然何慮何營韓愈云隱匿瑕

類增高未危志雪之謂也。

特旌誥贈湯母趙恭人崇祀祠記

予過睢陽問昔所稱樂羊子妻遺跡無有也既而還江介睢州湯斌以其母恭人崇祀事狀過示予且屬予爲文予讀而嘆曰嗟乎何必樂羊矣恭人姓趙氏故明崇禎十五年三月二十二日李自成陷睢州恭人義不辱死之順治五年睢人上其事河南提學僉事李震成命知睢州事房星建祠于故居之東十三年其子斌由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國史院檢討遷陝西按察司副史整飭潼關兵備兼分巡關內道

贈恭人十七年巡按御史李粹然請于 朝建坊其門是年知睢州事戴斌以故祠湫隘乃改今祠予昔過睢睢人亦有言恭人死賊事者賊入城恭人絞衿房間其族不諒者解之入井井燥會賊大至環而驅之恭人叱咤不聽行手拮什器提賊且曰爲國之赤子而作賊乎勿謂吾弱爲鬼當健耳吾見汝櫟絕矣賊大怒遮迫以刃遂事刃方城未陷時先二日賊破開封之西華破陳州又破太康太康去睢九十里其子幼嘗從母學夜作共難脂讀至是遣從從父學城北逮歸而城閉父登陴哭恭人擗而曰事在闔曉

不卽爲姑謀而爲是穉子哭乎且賊所向城耳去城必得免此易解也吾向者遣兒學城北而不爲君子誦其意也擣之去之龍塘而其子得免及其旣也恭人乃立紉襦襦促夫負其姑藏葦中歛旨蓄爲鴟囊葦蔽淺泄度不能俱全請夫奉姑而已居留好言辭姑且謂賊勢方薦處宜不久任食三日糒可免也後三日賊徙寧陵去果免予聞是言嘗謂恭人者是不獨能死也乃亦賢有智者也今讀其事狀知恭人讀書通大義由來舊矣婁東吳偉業容城孫奇逢各爲之傳茲不具記獨記其死節者睢人又有言當恭人

之死賊攻開封不能下開封守者決河水灌賊河大徙洪流湯湯潰城郭廬舍恭人殞堂汨于水每歲禁日其子號水傍水典陰雲寒雨四面來集中有旦明隨波瀕溇震怛晝夜睢人逢是日闔戶悽愴比之罷社其神如此康熙七年蕭山毛牲感毋事再拜稽首而記以詩其詩曰不見穀丘樂羊子其妻養姑擷其旨一旦乃爲賊所死予嘗過之雙淚流欲弔其地悲無由居人爲指今睢州翰林有母曾死節皎與樂羊比風烈葵丘之石作碑碣書其懿蹟螭首崇勅賜建祠祠里東年年寒食梨花紅擔漿灑醴嘗恐後當日

睢陽潰流寇隔城子母不相就阿母入闔方雉經救  
之出井智井平賊至叱賊賊頓驚長刀夾耳落如雪  
濯錦池頭洗寒血翰林呼親夜不輟顧念在堂有嚴  
君願爲穀養兼報恩以此大節能上聞只今予告湯  
翰林曾使關內蕃嶺陰拂衣歸省全初心我思翰林  
不得見忽遇江南泪如霰自言母饑鬻釵鈿獻姑修  
滄私饜糠滅燭授兒誦古章中原苦兵先苦荒遂使  
賢母成永訣我聞此言亦流血小人有親賢且哲教  
兒不成走道路日盼西陵舊墳墓可憐孝子能自樹  
爲親作祀祀孔林哀思何必援鳴琴不見睢州湯翰

林

徐徽之曰末以詩代銘頌宋文多有之故詩亦故爲贖唐與銘頌別文之變化有法如此

范督師祠記

范司馬以督師失事死于法其中軍將軍左府都督  
同知陳君之驤瑩以木丹朱其名私祠于家廟之別  
楹感故恩也當督師之失事也人怨其重劔展轉不  
復于是有引兵鄉導縱士焚鹵之謗是不獨武德有  
揭撫按有疏給事吳履中輩有彈紕已也特予嘗從  
吳祭酒飲祭酒能言故國事嘗謂督師才過中上而  
債于好用當其戰界嶺也憑城以确軍纔數千耳從



臺頭左右環繞分截勢更單瘠而補苴抵倚指撝馳驟一似擁數萬軍者暨開平之戰縱軍橫截思東扞灤永西保豐玉遂以見却然猶能救敝以鼓錫為縱止礮石紛拏縱止不亂故莫府馳聞尙有全疆勵師之救及其後衆寡相軋殺傷過當遂不支耳要其心豈有他也且天下未有兵食不給而可言轉戰者也合烏為募既即賊散車輜徒頓難可言食以虛枵之旅而輕承謾用夸不自量我知其壞也且夫引兵鄉導者即有之矣斗入之師一則遮之一則距之此節制也遮為當前督范以之距為過後督趙以之趙光作也

天下又豈有當前而不為之先焉者乎名為先人實以自却然而先之者固官軍也官軍所至必開闢撤塹以待軍入乃甫入而轢者至矣城不逮闔兵不逮走官不得為備民不得為守倉皇轉引所在迅埽然則向之先之者乃其所以為導之者也故德州之守則武德兵備雷演祚也閉城不內而城賴以全然而武德之訟遂有不能為督師解者蓋兵備登陴伏弩中脅環軍露宿櫻城而譁則齟齬所由生矣嘗按督師為民曹時軍興饋餉先後莫措司農侯君侯恂也急謀諸司而督師無軍興之責毅然身任及其後卒以無失

暨其爲關內道也。修垣繕堡，著戰守攻拒之策。且屯田，疏渠廣任地力。至鎮城兵譟，則宣示威信，令攝之去。則是督師非妄爲，而好僨事者卒之，以敢爲而遇難爲，以赴事而致隕事。一經喪師殺身，以報將軍之祠，毋亦有痛心于其間，與督師善駕馭，凡所爲用，輒能盡其才，以收其效。故一往知感，將軍入嶺，表身禦炮火，燕其半身，半尚無恙。順治七年八月日，勅督師祠，并祠督師標諸將舊死事者。左將軍李君輔，明癸未九月前屯，失陷戰歿。前將軍黃君斐，以南京總督疏調備邊。乙酉六月，殉九江難。監記軍前兵部職方郎中蘇君觀生，丙戌死粵中，乃爲之記。記曰：事有得喪，功有成敗，勢不可爲，死亦何害。李廣責笏，亞夫縲繼死，鬪死，辯總爲執節，裨將散立，偏校嗣起。龍額輝渠，合騎陟軼，三仁一心，死卽不同。彼殫駮者，乃真鬼雄。

觀音閣種柳記

汝南城，南有觀音閣。故明崇莊王奉敕之所建也。閣前曰南湖，湖坦而抱，閣之凸出者如壁之環，好下有龍潭，通汝流而陰爲坊，以闕之相傳。莊王曾禱雨于潭，見好女者，屣波來，故建閣。或曰不獨閣也，當莊王

建閣時在嘉靖二十四年其時太平久爭以奢靡相  
矜誇亦既奉敕建閣厥博閱麗而莊王世子于萬曆  
甲申歲重爲請敕得太皇太后懿旨增恢阿藍頌資  
金銅器物并珠旛畫像等周羅其中其前後宮臺房  
廡之擁衛與夫杪樞菩提之環樹者曾不止是閣已  
也而迄于今唯是閣歸然獨存北平雪公自南嶽來  
卓錫于閣中朝夕披衣從閣觀凡所爲高明之象遠  
與天併游波間呈菱葑被水其諸流怡者無過也而  
特四顧拔起兀焉軒峙于層臺之上朝陽薄其東夕  
陽薄其西神明蔭樾于斯滅焉閣東西有廣晦若干

幅員周折綠塘爲坪曩時雜植之所棲也雪公曰吾  
將被以柳乃兕萬黍結萬人緣每人施一柳合萬人  
而萬柳成彌望暖隸混水漂碧高不踰閣而芋眠于  
蒙蔓之野新颺微曳柔條穆穆遙山帶映遞相變色  
含暉浮彩以鬱雲氣盼睐之間颺然凌物遂練良日  
邀予與客登閣啜茗坐而樂之雪公曰客亦知予種  
柳之說哉客曰以柳之易長而易爲涼也予曰不然  
柳者留也析其揚而留其莖遠不翳目近可衛足也  
夫遠不翳目則眺踈近可衛足則臺不孤而雪公曰  
豈爲是與客亦知莊王之建閣者乎方莊王之禱于

潭也。旱方蟲蟲見屣，波女疑為神降。許覆以棟，雨滂于陂。既夢丈夫，惡其忘之首胄，而杵責王所許。于是建閣而閣有神，夫神之所應。王者雨也，其所垂者潤也。執柳而灑之，可以潤物，是故種柳以為髣髴。况夫覽河柳之豐茂，既蕭慘以奮揚，緬人情之感舊，乃于焉而增傷。廓落崇臺之步，思麗藍之故處，吾見攀條者之多，延佇也。記曰：惟此有取，以勿析此柳。

陸蓋思許曰：風華流奕，襍叙襍議。六朝詩藻，西京賦情，兼而有之。嘗欲覓柳州一記，頽頽之不可得也。又曰：不規樞八家，故是善為八家者。

任屏臣評曰：一路摩寫，如許古雅。

### 郡太守平賊碑記

此崇禎末西河為王使君所作碑記，今有竊移其詞。

為他碑者，故不載使君姓氏，文亦與舊稍異。

浙之東，藩披江帶海，負山以壽。饑年之後，民多逋逃。既逋于江，復援于山，移剽江濱，潛以山蔽。顛越所至，爰貿兵鐵，太守憂之，乃舉前古版甲之令，團練之法。會東浙苦旱，自永興達鄞，四百餘里，河竭以路，苗草燒熟，荒萌乘之，稂竊蔓附，遂日以大案之。太守之職，惟典治民，此秦制也。晉永嘉中，東南郡守皆稱將軍，後加持節節諸軍事，而今不然。太守論課勸功已矣。

外臺分守建置旗鼓稍假節制太守不與焉時太守以攝理分守寧紹台道可兼領武寇用統軍行于是公曰此邦恢恢左轂于會良民秀疆何使逋厲乃具告警狀上之大中丞大司馬即檄之分守且遣中軍裨將等令與公會公拜檄行若日馮馬若日案沈村又若日絕中嶺踵軍漁山又若日踰大塢初賊伏沈村以下聞官兵來走暨若日毆至暨乃分三隊蹈陶姚公宵夜行天明賊以五隊來公先聚殺之遁是時暨地皆先受公命團練遂遣團練追捕鹵偽監軍等若日斬飛虎大將軍等若日躡漁裡若日中軍等會

大橋時暨之團練又捕鹵偽先鋒等又若日而山陰西鄉復偵錢清江賊大來蓋賊之枝遁而荒萌之乘而和之者也若日復度錢清江又若日返臨浦乃遣前軍守備把總等歷駱家沙與中軍會而捕賊燒其砦轢其關門踣其滾石擗木若日鹵偽左軍都督等自若日至若日凡四十四日鹵偽監軍一左軍都督一先鋒一兵三百六十二陳斬偽飛虎大將軍一總兵官二首級六十四獲大將軍印一馬五驢十牛羊豕五百八十大旗六令旗九藤牌十七弓二十箭千六百一十五長鎗五十七刀七百子炮十三眼

鎗二馬。釵鑣。釵鐵。釵苗。鎗等共十四。黃蓋一。燒砦二。降僞中營總兵官等百四十。賊平。先是公行時。父老皆攀援曰。公毋往。及其旋也。而父老。羅呼且有逆拜于郊者。齊曰。非公領武寇焉。至此。或曰。公返臨浦時。降者日至。公悉遣歸里間。有願留者。始籍記之。又曰。公敏于行。略方賊之敗。螺山也。次日。公謂中軍曰。徐家開城歸路也。盍守之乎。及其既也。則果有賊從。開來。其略如此。若曰。郡屬吏并諸父老。請爲碑記之。繫之以頌其辭曰。

越之瀕海。徹海于山。是芽山藥。况今三江與五湖關。

具區壤接古魏都會。宜以荀良爲魏太守。浙東熊熊誰其能疆。稱諸郡首。郡公之來。旣餘仁教。又修禮樂。蠢茲小盜。何能驚驚。復用如昨。銅虎符五。竹箭五枝。時刺史職何幸。九伯攝是總師。布司隸檄天假我公。釋耑祛悍。并畀外臺。我公慨然神武。乾健真撥亂才。曩者渤海亦遺寇。盜賣刀買犢。賢哉太守少卿之教。比及蕭育治其南。郡受策殿中。盜用絕跡。何必涼州。畏見我公。然後喙息。漁山之傍。雞嶺之下。會食以進。挾絮相溫。傾醪相瀉。士卒亮信。蒙霧戴月。身先甲盾。誰敢或後。兼禪經術。保甲是問。鄉練壯茂。三旬之餘。

無用逆命。此公之德。愚民投戈。逃視邇聽。半藉來格。殺伐立威。太守之武。襁負爭趨。太守之仁。願受安撫。相顧而噓。寧忍棄置。誅其不伏。赦其歸降。是以克勝。拔諸渠毒。餘者散亡。昔公初行。父老愛戀。祝公有濟。今公之旋。子婦歡嘆。助公樂凱。公功在史。銘厥旂常。升爾廟坐。惟是微文。聊布土方。以告來者。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僧開 行十九

稿

徐東曼倩 姜兆驊日干較

碑記三

新建東來禪院碑記

城東便飲庵。不知初于何時。相傳明萬曆間。結團瓢。路傍覆路以茨。而施飲其中。其後稍門焉。而爲之堂。易茨用瓦。作亭。桓三間。內祠武安。今俗稱關王廟者。蓋其舊也。桑門慈公。自六歲。雍染卽已。隨其度師蓮。臺住持。此庵暨天啟乙丑。創觀音大殿于故祠之後。

公實首募逮崇禎建元之一十有三而武安祠圯則  
公改建之公之繼蹟亦勞矣乃祠本北嚮臨渠而衝  
鼎革以後官兵征海者絡繹躡梵井不繫公乃割  
祠亭堵以燹爨轉觀音大殿使負祠別爲三重南其  
門由門而入而地藏而大雄其一卽觀音也堂殿清  
肅法象映曜佐以廊廡寮舍井厨樊園之屬自順治  
乙未爲大雄至康熙癸卯而地藏殿成猶憶創斯殿  
時先君子太君早爲信施而其後始合募也乃落成  
之後更名禪院顏以東來按初祖以東入中國稱西  
來矣今院初于東而其來有自彼以西而來則其所

來者不在東與且夫往來安有定也公名某字慈光  
郡之餘姚人精嚴戒行嘗從法師受諸法高坐演說  
且勤于院事自創建外歷置常住田若干畝燈油田  
若干畝桑園靜室各一其徒衆林立皆有名號是可  
銘銘曰  
淮師繼蹟實惟蓮臺乃以東土紹彼西來祇園旣啟  
寶坊以開開山者誰尙其傳之

重建隆興寺碑記

自漢明于東都門外剏精舍以處摩騰而世之爲伽  
藍因之顧開山卓錫多據勝地而其後歷劫不毀至



有毀而旋興者豈亦有神物持其間與隆興寺在金  
泉井東去城西一里負蕭山之麓而前撫支渠舊傳  
晉隆吉將軍所建歷唐宋而元而明興與廢互矣然  
嘗考將軍無隆吉銜而南陽隆姓至今不絕則意將  
軍本氏隆而以表寺者乃其後更名接待募田飯衆  
而在宋乾道且有力請于朝使仍還舊額則夫初事  
之難沫豈待問哉特寺廢于元復興于明其自至正  
以逮永樂中間年歲相距不遠而永樂以後不知又  
廢于何時而遂巡變易漸至經數主而不之正也德  
師明然從婺州來由西吳渡江處于湘溪者數十年

既已修復淨土西方諸院巾幢相映鐘鼓遞答乃復  
慨然以隆興再興爲念會其地爲丁氏別業丁君大  
聲者夙嗜苾芻且與師爲方外交因師請次遂盡捐  
故址半爲信施而師亦稍償以募金之半順治十六  
年預訂信約至康熙建元有六度地立程簡材陶辟  
凡舊時亭檻細宋纖杙翳于荒埒者概從徙置而近  
城居民獻力薦貨稍稍應募遂于無射之月陳梁立  
棟爰監寶坊自後院始工由漸而前衛之廊廡且礮  
且沐以潰于成然後丁君手勒捨贖付嬪不朽大抵  
繚垣中外圃場竹木皆爲寺有則丁君履道之施固

不可忘而師以繼蹟爲開山之業非元度再來未能  
肩也師初過別業夜夢五丈夫者胄而前交以所住  
曰爲汝守若干年矣師猶豫五丈夫曰此本公故居  
而寧忘之耶後果如其言師東陽人八歲薙染旣長  
歷叅知識文句蟬脫自處尊勝或欲授信拂而師不  
受其所度弟子多披伽黎湘溪蛤庵其一也記曰  
蕭山之麓湘湖之濱舊有招提奕葉以湮考其攸始  
晉之將軍糾城初建蓮峰肇新旣更接待漸就荆榛  
何幸大師重開祇園因方丈地豎不二門青山白社  
中還璇宮雖其所守不無鬼神亦緣長者有如珣珉

黃金布地白象承輪凡所繼蹟等諸開山歷劫有盡  
弘功難泯後嗣興者視此碑存

甘露亭施茶版記

佛家以布施爲功德茶其一也夫德貴相忘一茶之  
餉予者不見惠受者不見感然而心脾之沁莫過焉  
望京門內舊有禪院名茶亭以櫂舟去門近路縮飲  
少今則數里增一亭臨江之亭所藉最亟風雨昏暮  
假以延憇飲者尤衆比丘清源旣募以建亭復發弘  
願爲施茶募冬湯夏水相嬪不絕夫醍醐甘露稱爲  
至味故晉史謂甘露仁澤也又名天酒今一茶之餉

比之甘露其澤溥矣而善信以隨手成之則是未央之降不足奇而楊枝之灑爲已勞也亭成于諸當事大護另有載石此專記施茶姓氏以次臚後爲永永勸某日記

吳江宿蘆庵碑記

夫初地有二一曰精舍如祇園之布以黃金是也若是者助衆居之一曰淨居如古德之煮飴于草茨是也若是者自得者處之松陵惺公少而落染歷叅諸方者二十年旣已浩然有得矣乃好爲獨處不欲受大鑿以來諸宗記薊還歸北麻結庵于鳧水之南一

時善信共成之始自乙未終于己亥迄于今又二十年矣其間治綉飾墁增團改標滙畜水虫爲放生會各有建制而獨其命名有曰宿蘆若類乎蒹葭之詠在中者及詢其所自則以公叅諸方時凡報恩平陽各欲授公以信具而平陽過金粟已示衣拂公便遯去故平陽贈公拈舊案云佛祖位中留不住夜來依舊宿蘆花遂以名庵則是公之爲古德而不必爲助衆有若是也夫比丘好修非云自足故入屢隨手原欲以入世行出世之學而公獨夷然去之若浼一似甘心于草茨以守其所爲廣巖家風者夫同一出世

而自得之處仍不同于助衆之出則卽一出世而出  
處分焉陸佃云蘆卽葭也高者爲兼宿蘆之避法不  
猶之兼葭之避世哉湘溪蛤公從麻來砥石索記蛤  
公爲予言當公從楊山落染時摩頂者五人四受記  
蒞而公終堅不肯受公志可知矣記曰  
誰謂道人而有其家吾爲之詠詩之兼葭或曰不然  
如彼玄沙但持瓢笠不着袈裟焉知所處南麻北麻  
三間茅屋一片蘆花

徐仲根曰只宿蘆一義有正有  
側使彼我之旨俱見方是機用  
任木屨曰五千不留中有佳士今濫膺  
信器者比比皆是讀此文可爲汗下

### 崇祀何太守義愛祠版記

何公治郡之明年民愛之僉曰何公愛予夫子所不  
得于天地父母者而得之于公如潦之下澤如徂暑  
之啟向如勞者之就息于桓東林樾之間渴之趨水  
提抱者之于煦姬蠓蠓嚮蠃之于霽然以滄于是天  
有愆時曰公能回之人有不得意曰公能慰之國家  
兵刑留被繇歛征尅馬牛韭豉之日瀆于其境曰公  
實能捍衛而保護之會公遭大故將去越田父輟耒  
工佑罷市肆女下機織讀者散編摘而却術序爭趨  
督撫號跣請留自會城沂江匍匐金衢戈戟之間督

撫憐之簡。古四制。獲門外之治。斷義以權。且郡方用。兵得倣三代。弁冕服金革。遺事而公故辭之。而不之受也。于是民愛益切。謀祀公義。愛舊祠貌。公像而勒版其側。夫爲民師。率無過守令。顧令親而守尊。故居高遠。睽俯而摘發。唯神采激越。是尙而從來。更治循良。必推兩漢。以彼其時。凡英君偉輔。盈廷卓犖。何難取爲吏。而矜張之。而咨嗟獎勸。一則曰長者。再則曰長者哉。誠以吏在親民。慈惠者多功。而操切者寡要也。公治本至誠。其愛民一如已子。興實利。去實害。剖悉情。隱煦煦然。無訶斥擊斷。有懷匿弗得白。使緩上。

之其引譬諄諄。惟恐傷民意。而丁寧告戒。卽弗悟。不忍遽絕其愛民如此。此豈古之所稱長者。非與夫公實愛民。而民之愛之。有何疑焉。若其臨大事。忼慨不回。其御彊兵。驚吏必振掣。不少借下。至會羨緝算城梁館。廨郵置坊。築諸妄瓌。屑必不容干以非分。以惠愛若此。嚴毅若彼。世所傳勸農興學。簡訟卹獄。戢兵弭盜。招流贖鹵。却縑辭肉。皆公之緒事。而非所記也。按吾郡循吏。自漢劉公。後在宋推范文正公。故祠名義愛實愛。祀二公。而民以爲義。今且得我公而參之。嘗嘆守令勒銘。多用民諛。而我聞在昔。以閣臣二十

人分典大郡宜無所不得于民而其後還閣惟二人  
政績得記之石然則貞珉之未易冒矣公諱源濟淮  
安人由建寧府別乘入覲值旣聞兵變遂留京改爲  
今官嘗謂公曰覲君免亂痛父去職此忠孝兩全之  
道也今且驗其能得民因爲頌頌曰  
相彼錢江曰惟祖榮亦越清白文正以名於赫我公  
遠用嗣興若耶之水倍爲清泠蒞郡無幾愛如所生  
耿純却任山公直情銘勒有盡義愛未央庶幾永祀  
以昭德馨

曼倩曰此文代余侍御作西河代文不入稿此獨  
存者因何公好西河文囑郡人曰倘有記事須借

西河爲之因郡人勒石復有更易故重用西河名  
爲之勒版而錄入于此且公之名蹟不可無是文  
傳之耳

### 重置掩骼公田碑記

宋元豐間陳向以朝官爲開封界使者請斥官地葬  
無主稽骸八萬餘具每三千爲一坎環以溝洫什伍  
其坎而圖表之畫地之一區蓋寺貌佛令住僧一人  
掌其籍此卽漏澤之制之所由昉也今其制不行而  
漏澤故址浸圯于佃兵燹之餘其爲暴露者多矣明  
崇禎間郡南郊有擊竹庵守者恒鑿白之道使者鄭  
公爲掩骼會大抵醵錢作社集枯藏朽而一時邦賢

若都御史劉公司農倪公開府祁公左庶子周公共  
成其事而其後稍替也。今恒鑿弟子圓行愍先業之  
隳募諸善信遂合虞君吝牧吳君飛羽金君自昭劉  
君孟雄姜君汝臯輩同爲信施置公田如千畝就  
闔山麓塋其坎而覆以龕坎如千骨地如千坎歲給  
工役畚鍤四向拮拾道路之不藏者穴龕以下畝鍾  
所息出入惟記如是有年康熙甲寅剡川上下山寇  
竊發延燎不掬遂至薄郭時官兵驅殺多所俘鹵而  
城南居民有在鹵中者二十餘人圓行傷之嘆曰埋  
死與救生一也。遽鬻田請贖而是時驅殺之餘血肉

糜漫然旣鬻田去知已無可如何山陰何君調之爲  
鹽運司判官算商于揚圓行句姜京兆書持鉢竟往  
謁君于真州而告其事君慨然予金如千且握其手  
曰師當再來歸復置田如千畝重爲掩幣而詩記之  
石昔都御史劉公爲京兆時值崇禎初畿輔方不戒  
于兵督師崇煥敗績泊罷而公瘞陣亡將士自德勝  
蘆溝諸處理骨三萬蓋戰爭之際瘞掩尤亟故後魏  
汲郡賀蘭荊州皆以戰鬪謀藏骨法而宋汴多事所  
由元豐之制較詳于後來者也。今太平有年而東南  
用兵遂已及此此豈可視諸君之助爲細行而委之

釋氏而不一思復漏澤之制某記

修復福清禪院碑記

向予觀梅西溪時已從徐氏庄直抵安樂將欲過福清而不能也或曰福清在安樂山之陰右接永興其地環九龍而負層崖當西溪之勝故游西溪者必過福清而其後從秦亭還仍不一過今年秋周子子鉉攜西溪僧來謁予爲記曰予方游福清而福清院主介香城院主以記文請因詢其所遇及所知見然後知福清之從來遠也按院創自唐貞觀建元以竹院名而僖宗中和間有禪師性空者居之改名傳教種

竹萬餘竿遂爲勝場歷傳至元天曆復豎殿堂于萬竹中間以雜梅一時游者多爲詩鐫其堂逮明萬曆之末則尙書陸公太史馮公以及了凡袁先生訥公嚴先生德園虞先生輩共爲護持虔請禪師桂峯駐錫其中重開淨居恢復舊業而以師從天台來福庭清涼與之相埒遂易今名若其竹則未知其與舊何等而不謂數十年間之興廢已疊至也今律僧自慧偕其徒濟生竭蹶旬募仍還故觀凡殿堂寮舍趺蓮承藻魚羸鐘杵巾盂幢幕燦然一新而梅花而竹仍獨擅西溪之勝且其地四界自兵火後半爲有力者



占田而師盡復之。夫佳山佳水原足係人之流連。况儼然初地。歷唐宋元明累劫不毀。而又加以十里之梅萬竿之竹。當西溪之地。勝向非慧公師弟力為修復。其為天下所懷思而不得見者。蓋不知凡幾也。然則師之功可少哉。吾他日乘輿尙當入西溪。重抵安樂。以窮其所謂福清之勝者。而記之以是。

蔡子文曰。通體是未至其地而遙為記者。其間逐段插入種竹處。有意無意參映入妙。

### 傳是齋受業記

予避人時。以詩傳人。問人爭誦之。愛予者。至為予鏤板。使行遠會。七閩兵變。閩中造紙。番者槽。厥俱廢。板

為之枯。人之誦予詩。思得一印本。傳觀。日貽贖。走使取索。不應。予友徐仲山。曾得予印本。藏之家。其女昭華者。好之。請于父。曰。吾讀唐後詩。不恰于心。獨是詩者。愀然。若有會。吾思以學之。而不知其為何如人也。父曰。嗟乎。此吾友西河者也。其人窮于時。流離他方。吾方欲為文招之。而若好其詩。他日歸。吾請為若師。女曰。諾。其後予歸里。而仲山貽予昭華詩。予讀其七絕。大驚。以為吾向學唐人詩。時偶有得。庶幾類于。是今不能矣。而若人能之。吾不信。閨閣中果有是。仲山曰。是人也。師子故。詩頗類子。而子翻未之知耶。且安

見。閨。閣。中。必。無。是。也。未。幾。越。中。果。有。疑。昭。華。詩。非。已。作者。聞。于。昭。華。昭。華。怒。乞。其。父。招。子。請。自。試。予。時。以。他。往。不。赴。貽。試。題。二。一。擬。劉。孝。標。妹。贈。夫。詩。一。賦。得。拈。花。如。自。生。則。摘。范。靖。妻。詠。步。搖。句。也。時。昭。華。未。嘗。爲。古。詩。學。爲。之。其。製。效。原。體。而。下。句。妍。婉。與。原。詩。埒。蓋。昭。華。天。才。也。乃。仲。山。復。貽。書。曰。以。試。題。遙。示。是。豈。吾。父。子。意。哉。夫。閨。閣。亦。人。耳。少。苟。誦。讀。與。男。兒。何。異。而。必。謂。閨。閣。中。當。有。僞。向。使。吾。家。無。此。女。將。不。得。復。張。吾。門。緒。乎。哉。顧。事。有。實。然。不。可。謾。也。他。日。倘。入。郡。尚。俟。子。過。我。了。此。一。案。又。一。年。予。入。郡。過。傳。是。齋。傳。

是齋者仲山尊人大司馬公所居齋而司農倪公贈名者也其上爲青未閣昭華向居之與其母商太傅女名景徽者曾爲青未閣十景詩流傳人間予嘗和其二而未竟也今齋與閣皆爲仲山著書處而予過是齋昭華出受業謁予爲師旣罷仲山復請試以詩時予方就飲甬東仇石濤在坐會昭華爲其祖從母范郡丞夫人作畫幃予喜其畫蝶遂命題畫蝶五絕而以坐有甬東客限以東韻語未絕而詩至誦之一座稱嘆予喜而和之且爲二絕句記其事夫天下閨閣多矣貧寒者旣鮮誦讀而大家帷幙易于掩翫且

三  
嬌雅好閱自女師保傳外鮮肯執學卽或執學而非  
女齒卑幼與通家世好如子者則亦不足爲女師夫  
是以粉飾者多而泯沒者亦復不少顧吾聞在昔唯  
伏生之女以傳經爲晁家令師而班氏居東觀朝士  
各請受漢書閣下衛夫人授王逸少書法若韋氏宋  
母則以絳幔授生徒封宣文君者而閨中受業千古  
未有唯子以老大陋劣爲昭華師然則子藉昭華以  
傳矣昭華有夙悟始寧山川唯徐氏門閥代踵偉望  
而昭華尤獨擅山川之秀仲山曰昭華幼不喜針刺  
及問名後其家名族也姑遺喻昭華習女紅略習輟

去暨歸而小姑攜繡床令繡曰不習也無已請小姑  
繡吾學之可乎及成以所學繡與小姑繡共呈其姑  
令辨之姑指昭華繡曰是畝善其慧如此子暮齒無  
嗣流離還里門其詩文荒落不足傳而昭華在師子  
昭華必有以傳子若夫受業則昭華已能詩多才子  
敢有所加于昭華哉昭華兄曼倩外君駱子佳采皆  
侍子執猶子禮其所試數詩暨子詩已載別篇

附畫蝶詩 然圖畫裏渾似覓花叢 餘見詩話卷  
蛟蝶翻飛去 翩翹綵筆中 雖

何使君九日龍山張別記

何使君以外計至去官人之留之者湛舟塞路呼告

于兩臺使君兩臺使君憐之許題請起復而使君從  
甬東還走辭過曹娥江痛娥以弱女能殉父死而身  
爲刺史乃不能以終制去慟哭書哀詞一篇投之江  
徒跣遂行于是兩臺使君論止之隨例報憂先是郡  
署有亭在龍山之顛其亭當郡臺而敞可四瞻名曰  
越華卽唐時望海亭故址也今傾廢有年而使君方  
修復之會九日將落成僚佐咸集而民之呼留不得  
者請得于此日一見使君作張別狀時使君以候代  
旣爲位納弔後尙棲郡署乃應父老子弟請慨然登  
亭與之告別自亭以下每一坡置酒一盞施以杓而

佐之以蔬時集者數萬人蔽山填壑使君拱手持盃  
及脣而不釂初與僚佐語建亭事坐中嘈嘈及從容  
言別民皆翹首屏息耳察螭螭已而慰勞父老子弟  
爭持盃再拜呼聲遍山麓及其旣而各請垂訓伏地  
流涕至不能仰山下遠近望見皆太息有泣去者予  
時以外邑不能赴聞其事輒恨以爲千百年無此事  
而今偶有之然又不得親見越數日而人之傳之者  
藉藉若睹夫人居平隴畝比戶相對初亦不覺其可  
親及其背而思之卽或偶然邂逅相視嘆喟未嘗有  
金錢相留遺酒食相厭飫而傾蓋而親旣久而相憶

又久而執手咨嗟不能相別卽別而終其身記念不能相忘者比比也况乎深上下之情而浹肌膚之愛者哉昔鄧攸去吳興與父老子弟連舟竝行話別三日而白傳去蘇與杭則張之武丘之路湖水之濱其一時流連之情皆形諸詠歌而見之記載今吾郡太守與父老子弟相告別者前有劉祖榮今有何使君然則龍山之張別其可已哉一錢之江與九日之亭爭先後矣郡人士各有詩歌及賦序傳之而屬予以記因記使君名源濬卽淮之梅庄先生今治郡以慈郡人又有稱何母者

終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僧彌又春庄

稿

周崧層巖張燧星陳較

碑記

四

重修雙關廟碑記

雙關廟在京城四并園南祠漢壯侯前楹而兩侯竝席如聯壁然相傳其一從城南來丙夜據此而城南之祠虛焉其後三楹養大士像則比丘尼靜元者實爲之靜元故前朝宮人相傳萬曆間當福邸出藩之際有尚寢局掌設女官送之城西見道傍小女姣而

哲擲以金罍。遽抱之入宮。卽靜元也。其後隸坤寧。答  
 應凡若干年。而以嗣君清禁。侍隨例。番出則捨飾。養  
 佛庶幾。宮人入道之遺焉。迄于今老矣。積向所賜金  
 構椽。習誦而猶懼。爲勢所奪也。在昔洛陽伽藍。半屬  
 尼寺。而何充以大家婦女。祝髮者夥。因捨所居宅。以  
 安尼衆。今靜元自飾所居。未嘗藉長安貴人爲之化  
 主。而丈室自安。一巾一盂。無與人事。然且上陽白髮  
 老入空門。卽廬江捨宅。猶恐棲息之不足。而尚忍奪  
 之。壯侯有神神。倍則呵護。亦倍也。靜元徒不住介隣  
 嫗之有道者。稽首請書石。遂書此月日。

紹興府太守今遷兵巡道許公見思碑記

守視古侯伯。而周官建侯。不越百里。郡所轄地。封埃  
 壺。櫟每千里。而一關。其間生牧。教訓錢貨。獄市歲會。  
 課甲乙。煩不能紀。况乎頌銅領節。凡當帥兵。鎮團練。  
 所有事者。規模宏且遠矣。然讀漢循吏傳。往稱吏米  
 鹽靡密。得民驩心。故所去見思。何與公守吾郡者。滿  
 一歲。察廉爲寧。紹兵巡副使。民思之自郡。逮各邑鄉。  
 官郵亭。爭勒石紀功德。而吾邑所標石。在西城之郭。  
 因砥確。摩銳屬載其事。邑於郡爲八邑之衝。右翼全  
 會。遮莽而負濕。軍興往來。所被最棘。公下車甫數月。

會撤藩兵變近郡之響答而影傳者南關甌江東越  
句章章安之間烽火接海涖導邑界饑寒無厲揭棘  
矜胄茆介襪赤其腓而馳所至蟻附蝨擁麾臂長嘯  
漲山谷如毫毛遂於鎮兵失利之次追奔薄郡城城  
閉先是公已戒閭左民徒戶設油燎給木械至是慰  
之而戢鎮兵之以奔還者城中估販無朝夕儲穀驟  
貴諸豪家乘恣鬪其羸民無所得食皆張拳洶洶公  
急捐帑藏賑民民定然圍者益恣門兵突出如刀割  
水城端礮石逮盡勢已無可如何公登城諭之皆呼  
曰吾良民也官兵不禦寇而寇我吾何爲哉雖然吾

不忍負許公許公子我願得一見許公面請死公露  
其頰于堞間衆驚認曰公耶皆投刃相顧泣曰安敢  
負公遽散去而邑藉以安旣而會城兵大至貫邑而  
東邑子婦走避者如鳥獸散公發帑犒遣乞毋驚民  
而身請入山撫賊賊見公至皆曰無負公自山陰至  
諸暨至虞至嶸占業若干其以籍降者若干而邑又  
藉以安迄于今公辭郡事始矣當甫辭事時台衢用  
兵方未已邑車騎徵發以及軍儲餽餉轉芻秣兵間  
間關險阻悉責之邑之里畝之民公私驛騷嘗解台  
餉至郡恐勒里解甘給解費乞郡亭轉運遂于餉額

四  
之外美輪若干公立督解發而還邑所美且著爲令  
令勿以輪輓煩邑民邑民受美散斗斛于衢每給一  
戶輒大聲一頌公至百千乃已公嘗曰守所以子吾  
民也吾嘗乘高車訶途而驅施施坐政事堂而偃僂  
偃伏鳩形而鵠面者皆子姓也今有子姓饑餒或衣  
帔藍裂出不耀于人長者輒引爲已羞况弄干戈蹈  
不測彼豈嘗其爲之哉而身爲長吏而不憚爲之救  
拯子民之謂何且政務濶略第去其已甚而至于爲  
民之際雖一絲一粟必得使鄉部書言可爲之區處  
而後可已曾見長者治家不爲子姓計纖微者乎况

積微轉成鉅也故其爲政類如此公賦性恬澹而見  
事最敏因閒于治理嘗手植桃李郡署彌山被畝間  
造一小舟載書其中每行部則卧舟以行嘗至蘭亭  
慨然思右軍故跡修其亭去公名弘勳由世爵恩蔭  
爲今官今現遷副使常公遷時督撫嘉公能請遷行  
間副使以覘其功民間之爭渡江乞留自親王部  
堂督撫以下各匍匐入呼曰願還許公親王以下  
皆動心因仍留寧紹兵巡以慰民志雖所去見思如  
未去者毛姓爲記記曰  
見公之碣以知公之事亦惟民思之以至于是



兩浙開府中丞陳公轉運碑記

兩浙開府中丞陳公由藩方特簡加授節鉞不數月稱治夫開府之制合治兵民而其後督理軍撫理民也今則東南用兵天子重撫任使統軍容顯誅殺一復古節鉞舊事于是公得便宜置開府僚屬招募壯勇刺以爲廂軍遂設行幕樹六纛于兩牙之間論者謂安撫之尊加于九牧公寔始之乃公則有以撫軍爲撫民者自夫諸道騾兵咸集斯會白晝張弓刀行掠入市或挺劍櫛撞門剽私室蓋藏公令捕至遽戎服立表下各以軍法徇諸道軍諸道軍咸懾去由

是檄金巖流移諭使來附修城堡穀繕甲械作攻守法凡門下諸生有能言扞衛事者禮之一切硝炭莖棧筋膠芻束勿煩估辦且密廉行間有陣鹵僮婦悉贖之以給主者公之撫治如是也獨是諸道安撫與諸路轉運相爲表裏曩時軍興往來特重糧道而唐宋以後未免以用兵稍劇別設諸路轉運而于兵行之處則更置都部隨軍諸使然要之皆在官也今台州兵餉分委各郡而郡人轉輸有運米一石而給運至十餘金者有七八金者且有斃于礮石死于險阻者古稱粟行三百里則國無一年之粟而漢武輓輸

四  
五  
動至萬人率十餘鐘致一石以今觀昔得毋有同情者與乃公勒官解不令擾民至有私派里役者嚴爲檄禁且給買平值分別水陸以限僱運大揭榜示于郡縣俾絕其壓派里役給買失值強勒長僱蒙上制下之弊是何恤民已至與父老苦兵久矣累卵之勢不搖而傾况縮徒負輦衆有感色能如是之槩以官而民力緩然則轉運祇一端而其爲治者且十百也公名某由恩選起家歷任大使爲今官嘗舉尤異廷賜袍帽以嘉其功今復考第一爰爲頌頌曰  
惟公授鉞控制雄關開牙建纛在吳越間平輯百辟

俯循諸蠻分寄在閩就拜于壇啟茲幢幕總其師于神旆鵠羽瑀戈虎擊編蒲藉民仗節詰奸亦越陽九章安兵起賴公常武鎮斯浙水馳鶻伺敵秣馬厲士諸道響應爰集其所戢兵用威馭衆以禮其惠愛民逾于父母至若師行首重督餉三軍負鏹千里餽餒曩者輓輸使有常分中都給粟外鄙行陣是以元凱引漕于晉河內軍需責在寇恂今則輪發下于諸郡但僱官夫不擾民峻費無畝鐘饑鮮道殪舟車連營徒輦繩峻猶懼下吏蒙昧不問飭諸鄉亭榜示以徇憶昔牟怙開藩襄陽衆爲立碑峴山之岡望者涕泣

觀而徬徨唐有行儉鎮之西荒將吏勒石于碎葉傍  
君曰文武民是父康我公嗣興與之相望礪堅抵銳  
民志乃章庶其拭之思公之功

張推官勒石記

自昔推官之建理軍事也今卽官以刑雖稱佐獄猶  
專官焉紹興衝壤也民之良者與莠頑雜居加之甌  
越用兵獄市四起張君自中州來興剔利弊達幽散  
滯嚴出入之科苞苴者不得行請謁無自甫朞年而  
獄市息人皆曰張君哉張君哉又曰張乎出我以生  
乎吾氏張矣又曰人亦會有遇耳吾獨不得當今日

而覲祥刑之治乎君不見張君哉于是父老感激謀  
勒之石夫是石也尋丈耳使以紀君之功耶則煩不  
勝紀也且君之隱德能名言乎使汎爲誦耶則又未  
可厭父老情也吾乃舉其略爲父老告夫推官非第  
諸州察推也。以內臺刑讞寄之外臺而外臺又寄之  
諸郡推官是推官臺史也。是故以爲省讞則爲臺使  
者慎庶獄也。其在郡則爲小民撤冤情也。然而民情  
之寃孰有如誣命者耶。殺人抵命律也。而越俗善誣  
謂之誣命誣者始用槩繼用蔓槩者決也。決則情棘  
而驚決以起蔓慢也。慢則緩結證而延縲以致于斃

夫以刑官之尊而又加之臺臬之嚴重緩急相煎烈濡等也君則拯楸以緩陰鞫其真而不急予之勘驗其救蔓也卽以楸或抵或坐片言折焉無使滋蔓而誣詐者以屏焉何其能乎且夫刑之逮人或名勾提其法用殷著者主之爲勾頭而從以無厲伺事之鉅細而負諸吏所以買勾然且一提出而無厲諸勾從之以薰以灑以詬以慰每下縣而縣之添勾者構其間設科圈錢曰見面曰常例曰船飯曰偏手故理刑爪土酷于虎衛而越爲尤甚君易以勾牒緩名風而急名雷編紙而飛提卽不能而第責之縣之上不親

勾也又其能也獄訟非一方也累糧候讞荒其耨弛其估任胥之利便而先後庚甲尅簿不必理懸版不必序君則隨訟而隨以讞之庭無宿版案無宿簿又其能也獄訟當已讞已得生矣然讞必有刑刑必有贖是雖數錢以上必囚繫以候于盡夫獄吏之尊可搜乎罪止金作無死法而得死刑寃與君則輕者捐錢重者押外且有立起解赴者未也追賊之根株而無以給也擇犯者所親可代償者而脅以抵之杖其所杖毛其所毛君每斥不行未也夫察推爲外臺行察察郡中豪彊爲厲者而上之臺臺未嘗鞫得其情

也。法之已原。其初卽察推。亦未嘗果行察也。胥以爲  
察之已懦也。而彊之多藏也。而目爲得罪人情乎。而  
君輒禁之。未也。臺讞駁。覈動輒再三。奸胥藉之以爲  
利。而請謁所至。兼有朝乞。而捕更者已讞也。驟而覆  
讞。求其剛正。不阿守成。而不詘難矣。而君每讞定。屹  
如山立。雖百參駁。不少動。夫息奸誣。知也。慎行察。仁  
也。戢後胥。勇也。減贖。緩撤。監候。惠也。速結。讞絕。株累  
斷。更反。明也。又武也。旣仁。又知。旣知。又勇。旣知。仁且  
勇。而又進之。明與惠。與武。君足傳矣。君名某。由進士  
起家爲今官。

神告記

康熙十六年三月安西佑魏丙貿卉布上海市中夜  
就旅主人宿醉臥風雨大作失橐所藏金三百兩盡  
先是旅主人俞甲相橐金佑布料其數而以他事入  
鄉屬其季俞乙守舍至是捕驗賊不以穴入而以門  
出謂乙盜金乙不知所爲經于梁出舌力救得甦上  
海令任君素善讞至是疑之方庭鞫時臥一垂死人  
復間刑無所施而佑失金盡哀號有如窮猿獨念此  
二人者生與死未可知然且必根株其人掠肌膚析  
骨肉以求實卽得實而推求之下所傷已多萬一不

得則自今以往其爲無何而受害者將不止二人也。四  
踟躕久之命昇去獨詣城隍廟禱于神請以實告而  
留捕隨往者使待命于神寢宮俗神祠得置寢宮殿  
後羅列帷幔樞施巾孟屏几如生而虛其位時十九  
日捕夢伏寢宮下私念此位中當得神至而久不至  
少選有幼婦出呼曰神已詣縣去矣留衣賜汝遂右  
手抱細女左手挈衣與之及接視則裙襴也歸以告  
君君是夜亦夢神幘頭緋衣前戟手云已得賊而君  
未知耶其云神詣縣者正以神來告是語也質明則  
估又入報夜分時賊已還金一百兩投旅舍去君是

時方疑乙慮罪或姑還金至得捕語則俯首再三仰  
而曰夫賜衣而得裙襴則非衣也非衣者裴也豈有  
裴姓其人者耶捕叩頭曰似也聞左有裴愛無厲不  
事家人產其人儻旅舍傍而得出入于其舍卽欲得  
裴姓此當是君曰然然則其抱細女者抑可知矣夫  
細女愛女耳吾聞納音之數陽姓從左今左非衣而  
右愛女其爲裴愛無可疑者雖然吾懼以私臆入人  
罪使蹤跡之無實復命捕詣神再候命旣則捕復夢  
伏寢宮下見一吏呼曰神至矣至則實其所虛位已  
而復入見前婦出持敗禪與捕而以米筐遣少僕隨

老僕攜去乃復告所夢于君君曰是已仍與禪者果  
 非衣也敗者已露也米則八十有八禮凡出老者先  
 之今少者繼出意者賊當敗續出金八十八兩遂收  
 裴拷之得實其狀云風雨夜先入舍匿盜金至十九  
 日夢神勅還金因先投舍金一百兩今續存八十八  
 兩在泮中餘各有所遂泅泮得金定招伏而追給餘  
 金所未全者邑人張錫懌曰晉史載成都令察奸如  
 神唐順陽劉君神于摘發而李果宰洛陽獨曰古今  
 正人能達鬼神則又何與君秉性正直往合神聽且  
 誠于格禱祇以一念好生之隱委曲求實致鬼神聰

明亦委曲覈實以告之若其解斷明哲能抉周官掌  
 夢之祕雖君實多學然亦君清潔寡嗜慾神啟其智  
 有如是也當君初蒞時為七月二十五日越三日而  
 火燔民居是日大風作燎如揚箕君竊念甫下車而  
 菑及吾民豈吾實不德耶徒步拜火所泥啣于衣時  
 正焚輪間風不息而火息嗟乎神已君名辰旦字待  
 庵蕭山人由丁未進士為今官

蔡大敬曰待庵有異政不減古中牟廣昌諸君西  
 河嘗稱近同志就仕者惟待庵不負所學非謾詞  
 也張弘軒刺史為其邑文獻故其文曾署  
 弘軒名行世然與代作有別因錄存之

觀音庵送子記

上海城南有觀音庵邑人所子處也朱公子簪原曾  
 禱庵歸夢丈夫子冠裾來前生一子慧甚易暮而死  
 復過禱則夢甲士排戶入擁一兒至曰送官哥來及  
 見則前兒也既而果有娠將彌矣丁巳三月十三日  
 予過上海主簪原家因子與其尊大人司刑公有舊  
 故也甫入門即聞內謹譁聲怪之既而主人出迎予  
 于堂熟視錯愕亟詢其故則曰內人適產兒耳于是  
 起賀然未知其錯愕者何等也越數日作湯餅會酒  
 酣簪原始語子夙昔祈子時所夢丈夫子者其鬚眉  
 軀幹暨冠服儼然如君然已死及再祈再娠則居然

前兒也然而君入門而兒生豈君實有神能化身為  
 人抑亦大士者重君姑假君以示信耶予思古有愛  
 其人而願為子者自註唐白居易李義山詩願為其子予愛司刑則

為其子姓固亦無怪然予儼然生人也昔予避人時  
 曾寄居法華山中許大士捨飾而未償也迄于今易  
 十五年其証明乾公已死維揚而予忽病甚見大士  
 呼予前出紅紙三寸令讀讀竟怖甚以為已死逮寤  
 而紙中字昧如漆室獨記口語云許捨飾而久逋之  
 何也今又一年而湘溪蛤公命予誦法華普門品以  
 延其願然則予之神為大士所役久矣世固有飲食



日用而離奇變幻如平平者大士欲示神且假生人以示神其幽明相通本屬可信况仲春祠高禩為祈子始事而詩言寢夢史記載吞臯躡跡其為奇誕有過于此者吾感大士之神而告夫世之供大士而祈子者之當有驗也因從簪原請而為之記之康熙十六年五月日記



